

于海鹰◎著

阿莎眼睛不由一亮，她指着路边的胡沙补，对耶律谢石说：“瞧，就是那小子在头鱼宴上羞辱过我，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出这口气！”胡沙补也发现了阿莎，他慌忙用手将毛茸茸的皮帽压低，想遮住自己的脸。心中正忐忑不安之时，一支马鞭拨拉掉他头上的帽子，还不等他醒过腔来，马鞭杆已经顶在脸上，只见阿莎手握马鞭，眼含笑意地问道：“怎么，想装不认识呀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还躲得过十五吗？”

风流王妃

下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于海鹰◎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金瓶 王妃

下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流王妃/于海鹰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1. 9 (2007. 8 重印)

ISBN 978—7—80528—454—5

I. 风... II. 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2420 号

Fengliu Wangfei

风流王妃 (下卷)

于海鹰 著

责任编辑: 韩玉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0.5 印张 135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7 350—7 450 册 定价: 89.00 元

ISBN 978—7—80528—454—5

目 录

第二节 女真抗争 (1)

阿莎眼睛不由一亮，她指着路边的胡沙补，对耶律谢石说：“瞧，就是那小子在头鱼宴上羞辱过我，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出这口气！”胡沙补也发现了阿莎，他慌忙用手将毛茸茸的皮帽压低，想遮住自己的脸。心中正忐忑不安之时，一支马鞭拔拉掉他头上的帽子，还不等他醒过腔来，马鞭杆已经顶在脸上，只见阿莎手握马鞭，眼含笑意地问道：“怎么，想装不认识呀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还躲得过十五吗？”

第五章 荒唐王爷 (11)

第一节 偶遇莺姑 (11)

豫亲王多铎身穿带宝石纽扣的金黄蟒袍，服饰极为华丽，左右坐着浓妆艳抹、妖冶动人的歌妓。此时多铎醉袒袍服、裸露胸脯，欲抱歌妓。那歌妓含笑扭过脸去，躲开多铎笑道：“你心里只有打仗，哪会有真心惦念我们呀！”

第二节 学士宠妾 (17)

酒酣耳热，皇太极朝大学士范文程说：“请莺姑歌舞一番如何？”豫亲王多铎听了，立刻心中一惊，酒碗倾斜，酒洒了出来，含在嘴里的肉也差点噎住，恍然大悟：“啊，原来莺姑是范文程的宠妾呀，这事可不太好办了！”

第三节 世祖登基 (23)

突然，皇太极睁开眼问道：“是不是已经过了山海关？”众人茫然不知所答，而皇太极自己却蓦然醒悟，不由惨然一笑：“遗憾呀！想我父子征战数十载，都未能将大旗插在燕京城楼之上呀，你们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皇太极面色大变，猝然倒下。

第四节 豫王抢亲 (28)

多铎颇为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，我说到办到了吧，这豫王府不比范府差吧？”莺姑将多铎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冷笑一声，多铎见莺姑毫不领情，只得搓手叹道：“你真是艳如桃李、冷若冰霜呀！”莺姑听了，立刻一脸瞧不起人的神情：“你贵为王爷，却干如此无耻勾当，青天白日之下，竟敢强抢别人妻妾！”

第五节 生离死别 (46)

范文程妻妾的暖轿从多铎马前经过，苏图见小主人状似出神，明白他的心事，不得不低声告知多铎：“莺姑送王爷出征之后，一病不起，已经溘然

长逝了。”多铎听了，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两眼噙泪、黯然神伤。只见道路上的蹄印、辙迹很快又被后面的马蹄、车轮践踏、滚压而消失了，夕阳默默无语地悄悄消失在群山背后。

第六章 荒唐王爷后传 (56)

第一节 王爷进京 (56)

醉醺醺的清兵狂吼乱骂，不把降清的汉族高官放在眼里，正围住一顶官轿吵骂起哄。有一个士兵上前把轿帘一掀，嬉皮笑脸说：“这是谁家的妞儿呀！”突然，周围的人惊呼起来，原来一个少妇痛不欲生地狂奔而至，一头扎入了紫禁城下的金水河里。顿时波荡澜起，一朵白绢花随泛起的浪纹飘浮颠簸。

第二节 三秀悲欢 (60)

江南忽然讹言四起，纷纷传说朝廷派遣特使来江浙采选民女。“天子好美女，夫妇不成双”，正德十五年，明武宗南游时骚扰民间、抢掠美女的事，人们至今记忆犹新。只吓得江南老百姓急三火四地嫁女出阁，一夜之间婚嫁的就有数百家，喇叭声声、花轿匆匆，一片慌乱景象，毫无喜庆之气。

第三节 多铎南下 (65)

王帐内酒席宴上，多铎喝得已经微醺，清兵将戏班押上来，乐队在侧落座，一名歌女战战兢兢站出来。多铎立刻放下杯子，大声说：“酒不怎么样，可这小妞儿还不错！”引得哄堂大笑。

第四节 明廷选美 (69)

内使一挥手，便带人追上前去，将刘三秀团团围住，嬉皮笑脸拦住她说：“恭喜你被选入宫了！”刘三秀瞪大了眼，惊叫：“我是个寡妇，何况年已三十，连女儿都嫁人了，怎好进宫？”“那更好了，把你女儿也一齐选进宫去，母女陪君伴驾，岂不是一桩佳话嘛，给我带走！”

第五节 扬州十屠 (74)

当刽子手捧刀重新进帐跪地复命时，从沉思中惊醒的多铎轻轻说道：“叫人将此刀刻上：此刀杀天下第一忠臣！”帐下诸将大惊失色，顿时引起了一阵惊讶的骚动。多铎见刽子手迟疑不动，静等他改变主意，便立刻一拍桌子，朝刽子手吼道：“难道还叫我再说第二遍！”

第六节 寡妇福晋 (82)

多铎情不自禁走近刘三秀，正想劝慰几句。又妒又恨的姚三多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悄悄地从屏风后面出来，迅速闪过桌子，抽出了腰刀。刘三秀瞪着眼、张大嘴，一动不动、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多铎见刘三秀惊骇的神色，扭头发现了持刀的陌生人，立刻大叫：“有刺客！”

第七章 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 (100)

第一节 殉葬风波 (100)

几位侧妃、庶妃在窗外窃窃私语：“当年太祖

晏驾，乌拉大妃殉葬。如今皇上去了，不知哪位后妃陪着走？”“还能有谁呢？明摆着嘛，还不是永福宫的庄妃。”庄妃冷笑一声，“要提起乌拉大妃殉葬的事，我提醒你们别忘了当年还有两位侧妃也陪大妃一起殉葬了！”几位妃姬雷殒般地怔住了，过了一会，才如梦方醒地扑到梓宫上号啕大哭起来，也不知是哭皇太极，还是在哭自己命运多舛，生前不被宠爱，如今却被殉葬。

第二节 皇位之争 (107)

忽然，门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，侍女的脸顿时吓得煞白，明明听见外面呼唤开门，她们的双脚却像生根一样迈不动步。福临受到这恐怖气氛的感染，害怕地抱住庄妃的腿：“额娘，我怕……”庄妃却站起来厉声命令侍女：“怕什么，去，把门打开！”

第三节 清兵入关 (110)

多尔袞抖抖马蹄袖头，双膝跪下：“这次我亲率两白旗全部将士出征，这盛京城留下不少对我兄弟心怀不满的王公大臣，我希望太后可别轻信传言呀！”孝庄太后点点头，一字一顿地毫不含糊地答道：“辅政王尽管放心，好坏我还能分得清！”

第四节 太后下嫁 (113)

“皇太后身为国家第一尊贵，如果下嫁了，怎能母仪天下？更何况是要下嫁……摄政王，这与乱伦有何差异？”孝庄皇太后已经气得浑身抖索，双

目怒视林起龙，气急败坏地猛拍椅把站了起来，大声喝骂：“你胆敢如此放肆，难道我是你手下的奴隶？”

第五节 鞭尸斩首 (127)

雾霭迷蒙，空中传来几声乌鸦的鸣叫，透着一腔哀婉、悲凉。匆匆赶到东郊的孝庄皇太后，如傻如痴站立坟地，微风吹动她黑色长袍，脚下是砸断的墓碑和挖掘狼藉的墓坑，听说福临亲自下令把多尔袞的尸体挖出来，用棍子打、鞭子抽，最后还将尸身的脑袋砍掉。

第八章 顺治帝与董小宛 (131)

第一节 被迫入宫 (131)

“怎么你不愿意？”洪承畴用斜眼将董小宛上下打量一番，然后从喉咙中发出了低沉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：“好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么即日登程，送你进皇宫陪伴当今圣上。哼，你要是抗旨不遵，那可祸及九族！”

第二节 刚烈女子 (137)

董小宛乘众人不备，咬牙闭眼将头往楠木殿柱撞去，嘭然一声，血溅龙柱，董小宛也昏晕在地。顺治帝大惊失色，忙呼唤御医速至，他注视着昏迷不醒的董小宛，只见她鬟髻尽散，光黑如漆的长发拖曳地上，心中更加爱怜敬重，不觉敛容慨叹：“虽出身烟花，却是个刚烈女子！”

第三节 顺治宠妃…………… (140)

顺治帝听了哑口无言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又不以为然说道：“我为你母子费尽心机，难道就这么报答我吗？”说罢借着酒劲步步向前，并伸出双手欲与亲近。董小宛柳眉倒竖怒目圆睁，退至墙角厉声怒喝：“陛下若要逼我失身，辱我清白，我便撞墙而死！”

第二节 女真抗争

阿莎眼睛不由一亮，她指着路边的胡沙补，对耶律谢石说：“瞧，就是那小子在头鱼宴上羞辱过我，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出这口气！”胡沙补也发现了阿莎，他慌忙用手将毛茸茸的皮帽压低，想遮住自己的脸。心中正忐忑不安之时，一支马鞭拨拉掉他头上的帽子，还不等他醒过腔来，马鞭杆已经顶在脸上，只见阿莎手握马鞭，眼含笑意地问道：“怎么，想装不认识呀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还躲得过十五吗？”

凄苦的北国原野和茫茫森林，星罗棋布着寂寞的村屯，女真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大地上艰难地生活着，尽管充满了辛酸，也不乏希望的梦幻。然而，灾难像魔鬼一样紧跟不舍，辽国对女真人贩卖的珍珠、人参、松子、麻布等，压价强收不算，发展到干脆一文不付地采用暴力抢夺。种种巧取豪夺被称之为“打女真”，契丹人恬不知耻地宣称：要想发财，就去打女真！

忍无可忍的女真人拥到阿骨打住处，强烈要求他起兵抗辽，群情激愤地纷纷说道，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呀，与

其这样活着还不如和他们拼了！”

“是呀，如果我们像傻瓜一样，随他们任意来抢光、欺负，总有一天山要精光、水要断流！”

阿骨打望着门前两行苍劲古朴而又透着几分悲凉的松柏，心想：这个世代被压抑而又不屈不挠的生命之火，终于熊熊燃烧起来了！阿骨打沉思片刻之后，才开口说了一句：“我已经派胡沙补去辽国探听虚实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等他回来再决定吧！”

而此时，胡沙补身背弓箭、腰佩宝刀，一身武士装束正风尘仆仆走在大道上。他忽然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，于是机警地闪到路边。只见一支辽军人马顶着风沙，急匆匆而来。统帅耶律谢石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。他认为此次到边关讨伐女真，不会费多劲就能官升三级，博得封妻荫子的殊荣，还可金屋藏娇呢！想到这里，他眼睛得意地斜瞥旁侧白马上骑坐着的阿莎。绸纱掩面的阿莎裹穿名贵的貂皮长袍，耳环和项链闪闪发光，浑身上下焕然一新。她虽身着冬装，但仍可窥视她那丰盈体态和绰约多姿的丽质，难怪耶律谢石对她爱如珍宝，形影不离如同一对恩爱夫妻。

忽然，阿莎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眼睛不由一亮，她指着路边的胡沙补，对耶律谢石说：“瞧，就是那小子在头鱼宴上羞辱过我，无论如何，你得给我出这口气！”

胡沙补也发现了阿莎，心想：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他慌忙用手将毛茸茸的皮帽压低，想遮住自己的脸。心中忐忑不安之时，一支马鞭拨拉掉他头上的帽子，还不等他醒过

腔来，马鞭杆已经顶在脸上，胡沙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地抬起头。只见阿莎手握马鞭，眼含笑意地问道：“怎么，想装不认识呀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还躲得过十五吗？”

胡沙补一时不敢动弹，眼睛斜盯着鞭杆，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尴尬的微笑。可阿莎的脸色却立刻沉了下来，她厉声喝道：“杀了你这小子，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！”她的话音刚落，马上就有契丹兵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擒住胡沙补。胡沙补挣扎着大声喊叫：“我乃女真使节，你们不能这么干！”

耶律谢石也不愿打草惊蛇，他沉吟片刻后，劝阻阿莎道：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打他一顿算了！”

“没那么便宜，罚他随军背东西，杀杀他的傲气！”阿莎愤愤答道。

契丹兵这才松开手，上前狠踢胡沙补一脚，一下将他踢翻在地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装什么蒜种，还不快滚起来！”

胡沙补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边用手揩去脸上的血，一边用仇恨的目光看了阿莎一眼，这才一瘸一拐地随契丹兵去背东西。渤海籍的士兵将他团团围住，打着口哨、怪声怪气地嘲笑他：“听说女真要起兵作乱，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呀。哈哈，真是太不自量力了！”

“是啊，像要饭花子，还想造反夺天下？”

渤海籍士兵嘻嘻哈哈，像猫戏耍爪下的耗子一样耍弄着胡沙补。胡沙补板着脸，咬紧嘴唇一声不吭，背负着沉甸甸辽军物品，低头慢慢地走着。心想：这支辽军不像是去打仗，反倒像去赴什么节日喜庆欢宴啊！

胡沙补对任何辱骂嘲讽，一概不理睬。眼睛敏锐地观察着，心中默默地数记着。半天下来，他已经摸清了这支八百人队伍的底了。正在他暗暗得意之时，忽然肩头挨了一鞭，吓得胡沙补忙抬起头来。谁知又是那个冤家对头阿莎，只见阿莎瞪眼骂道：“混账小子，你又使什么鬼心眼，别以为你数清了人马，我告诉你：朝廷大军很快就源源不断地开过来。你快滚吧，别在这儿气老娘了，再叫我看见你，小心剥了你的皮！”

胡沙补如同死刑被赦免一样，忙卸下背着的东西，撒腿便跑，轻盈得像野兔。阿莎目视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沉思着微微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光……

逃回来的胡沙补向阿骨打禀报了辽军情况，并补充说：“要尽快起兵，如果再过些日子，天冷河水封冻，辽聚集大军来攻，我们就失去了时机。乘现在调来的辽兵不多，我们完全有胜利的把握！”

阿骨打听了，心中顿时透亮：骄兵必败啊！人们根据对自身的威胁，往往更多地注意骄横跋扈、实力雄厚的挑战者，却忽视了弱者的潜在威胁。辽廷历来把中原的宋王朝作为对手，做梦也想不到小小的女真族会兴兵作乱啊！

公元1114年秋，距完颜部聚居中心地以西百里之遥的一片草甸（今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），天似穹庐、笼盖四野。由于春季马瘦毛长，而秋季却是草长马肥的季节，所以作为渔猎或游牧民族往往选择这个时节出击，似乎早已成了定规。女真各部落的健儿身着铠甲，携带武器、粮

草，陆续乘马渡过滦流河（今拉林河），气概昂扬地来到这里聚集。

西沉的夕阳把火红的晚霞撒向绿色原野，淡淡的残云飘浮天上，战马在草甸上安详吃草。忽然，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，人们不由纷纷地向响声处望去。只见一匹骏马载着阿骨打奔驰上高耸的台岗，就在他勒马、马蹄腾空的瞬间，由于夕阳万丈光辉的映照，阿骨打和坐骑显得异常硕大，如同巨人般巍然屹立。在这神奇而雄浑的气象中，阿骨打宛如神灵自天而降，二千五百多名女真武士情不自禁地愣住了……

阿骨打历数辽国的罪行之，目光炯炯地向将士们大声说：“大家要同心尽力，作战有功者，原来是奴隶的，可以成为自由人。是平民百姓的可以升官，原来就是当官的可以升级。”

阿骨打深知自己没有三头六臂，如何激励起全民族的斗志，他是经过苦苦思虑之后，才决心讲这番话的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兴奋地发出了一阵欢呼，声震荒野。

可是，阿骨打很快就面色严峻，眼中射出冷酷无情的光，他带头发誓：“如不奋勇杀敌，那就身死杖下，家属也不能赦免！”说完便把挺杖交予诸将传递，自国相撒改起，诸将都要手握挺杖宣誓。然后，金戈铁马、刀枪林立的队伍出发了，勃兴的女真民族揭开了命运未卜的辽金之战。在这块古老的北国大地上，从此硝烟弥漫、风云激荡了。

而就在这支女真部队昼夜行军，如同一支利箭向西南方向而来时，耶律谢石却毫不在乎地与阿莎喝酒作乐。帐内烛

光明亮，一阵阵娇笑声传出帐外。阿莎穿一件薄如蝉翼的紧身绸花袍，胸口镶有金丝编织的鲜艳小花。长长乌黑秀发用一条彩带拢住，并挽成松散的发髻斜垂下来，越发显得娇柔妩媚。使耶律谢石目眩神摇，情不自禁地想抱住她，却被阿莎羞答答地推开了，反一个劲劝耶律谢石喝酒。

夜深了，辽营万籁俱寂，就在无一人注意之际，只见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马厩……

第二天，旭日东升。女真军进入辽界后不久，便遇见了耶律谢石的队伍。耶律谢石举手遮额遥望女真的队伍，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。于是不屑一顾地一笑，然后傲慢地命令击鼓，准备进攻。

辽兵军阵中顿时响起了快速而有节奏敲击大鼓的声音，这沉闷的鼓声顺风传到了女真人的队伍中，立刻充满着一种妖魔出现、死亡即将降临的可怕而紧张的气氛。不少女真人恐惧不安地扭头看着阿骨打，而阿骨打却以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镇定神态，稳坐马上不动声色。阿骨打知道，如果自己稍微面露一点怯色，立刻会造成全军的恐慌和畏惧。果然，阿骨打的沉着使手下的女真士兵也稳住了神。双方弓弩上弦、刀剑出鞘，准备一场殊死的拼杀。不过，女真兵还是显得十分谨慎和有些忐忑不安。

相反，自恃武艺高强、身经百战的耶律谢石用双腿一夹马身，一马当先提枪直冲女真军阵。他是带着往日的骄傲和荣誉，怀着击溃对方、势在必胜的决心冲上前的。伴着令人悚然的阵阵马蹄声，耶律谢石骑着骏马如旋风般而来。可

是，突然他的那匹坐骑马失前蹄，险些摔翻倒地，他本人也差一点给甩下马去。

阿骨打乘机一箭射去。阿骨打从小擅长骑射，有“也立麻力”之称，就是女真语“善射之人”。耶律谢石当即中箭落马。女真将士立刻发出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，顿时军鼓齐鸣，呐喊声骤起，如潮水般杀奔辽军，好像被压抑的岩浆一旦奔涌而出，其势锐不可当。辽兵见势不妙，惊恐万状、顿作鸟兽散，慌忙夺路而逃。结果辽军自相践踏，伤亡十之七八。

胡沙补用目光扫视着、寻觅着，他终于发现了目标。一直在高岗观战的阿莎见辽军大败，也准备乘乱逃跑。可是，胡沙补已经拍马冲到了跟前，他猛地扑向正欲上马的阿莎，抱住她拖到地上。尽管阿莎拼命撕斗，还是挣脱不了胡沙补铁钳似的双臂，阿莎放弃了徒劳无益的挣扎。胡沙补一把揪住她的长发，恨恨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这个女妖精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？”

出乎胡沙补的意外，阿莎紧闭双唇、沉默不语，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欺辱的神情。接着，阿莎的举止更令胡沙补难以理解，她用满含希望的目光凝视着胡沙补。胡沙补避开她的目光，紧捏她的臂膀，厉声命令：“看什么，我又不是你的情人，快跟我去见我们的首领阿骨打！”

“唉呀，看来你小时去捉‘海东青’，手臂上的摔伤全好了，才有这么大的劲儿，捏得我好痛呀！”

胡沙补一下愣住了，不由松开了手，他感到震惊和奇